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三日之歌(组诗)

袁倩晨

过往

曾经瞬间
没有一页不会勾动衣角
比如晚霞将落日解化在江面
秋雾被晨曦烙撒在街角
把过去封在铁罐中制成时间胶囊
用既往的情绪解释此刻的实感

为什么昨天的虫鸣比今天委婉
为什么告别远比相遇浓烈
沉木坠入深渊
没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
但必有一些瞬间久久回响

此时,此刻

有多少人在等待相遇
有多少相遇不会等来重逢
光阴牵着笃信的手在眼眸中结伴
思想被锻铸成伟大的设计
困惑在滴灌中生出嫩芽
枝头的叶绿滴落地面
化成苍绿色的湖水
荡漾的微波

在你与我之间刻下时间的痕迹
钟是时间的单行道
错过即开始了与永别的接近

明天还有明天

亮着的最后一盏灯
在电流声中闪烁荧光
镜中人做伴,在最后一班岗
风丢下了与今天的告别信
再见了,凯鲁亚克
黑夜的影子里隐藏着黎明的算计
被神喻赞美的光子成群结队
沿着琴弦被弹奏

明天就要来了
和今天告别
就像昨天离开时那样
之后的明天
必定是长久的光明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

蜜桔湖(外一首)

赵敏

水面平静,宛如一块明镜
波光粼粼,倒映着
高远的云天

千重翡翠般的树影也在其中
整个湖
恍若绚丽的琉璃,明艳动人

群鱼在波中竞相出没嬉戏
白鹭自由自在地
掠过绿水,飞向长空

军峰顶上,太阳缓缓落下
远远近近,都有
轻轻的风

不知是谁在吹奏古老的曲子
笛声,飘向那遥远的
夕阳边

夏日包坊暮色

远方
熊熊烈焰,将璀璨和热烈绽放
那是军峰顶上的晚霞

身旁
轻柔的梦,微微荡漾
那是细细的水波
扁舟已泊岸,湖面一片空旷

长堤,成为欢乐的舞台
人们的笑语奏响
生活的乐章

群蝉,与白天一样
激情四溢
正如疲倦地
快意歌唱

摇动树叶,沙沙作响
凉爽的风在
不断鼓掌

此处的暮色
难道不是自然与生活交融的
一篇绝美诗章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检察院)

一条河流的风景

夏国伟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儿女。
这里有条河,名叫柏树溪,顾名思义,因溪水两岸柏树参天而得名。相传溪水汇入金沙江一带,常有黑龙出没,所以,当地人又叫它黑河。

当然,有时,黑河也有变黑的时候。“柏树溪附近疑似有污水排放,河面浑浊乌黑,臭气熏天,希望尽快调查清楚。”一条来自“益心为公”志愿者的公益损害线索,敲开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大门。

立案、走访、调查、委托鉴定……收到线索后,检察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直至针对该污染问题,向三家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这一刻,时间定格在:2024年4月10日。

一条河流,自有它的风景,或奔腾,或轻缓,但绝不是污染。

两个月的整改回复期很快就到了,一场公开听证会,在公益诉讼办案现场举行。

受邀参加公开听证会的有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益心为公”志愿者、“河小青”志愿者以及相关行政单位。熙熙攘攘的人群,打破小溪往日的宁静。

大家沿着泥泞的小路,越过荒草丛生的边坡,来到了桥墩下的环境损害现场。办案检察官一边向听证员们介绍案件办理的基本情况,一边向大家分享办案之余的一些片段。

当初接到线索,由于地处偏僻,检察官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排污口,部门里的一个书记员妹妹还在河床旁摔了一跤,险些掉进满是污水淤泥的河里。

这让带领办案的夏检察官倒吸了一口冷气——幸亏没出大问题。因为,前段时间隔壁县一名检察官到河边办案,结果一不小心,被一堆乱石

绊倒,导致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个月。

在调查核实中,检察官还结识了在河边不远处借用荒地种菜的程大姐,顺便询问了这条河流的一些情况。这一问,还真找对了人。一听是检察机关来了解污水排放的,程大姐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今年初开始,一到傍晚用水高峰,这个排污口就‘轰轰轰’地向河里流出污水,我在这里种菜都不敢用这水……”程大姐说道。

原来,程大姐打小就在这条河附近居住,这些年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成了拆迁“占地户”。没了田地,程大姐干脆就在桥下的荒地上种了些原生态的菜来补贴家用。这条河的那个排

污口就在她菜地的取水点附近。

这里是一座污水提泵站的排水口,由于附近的临时污水处理站年前合同到期关闭了,整个城北的生活污水都要从这座提泵站经过。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初的提泵站设计能力满足不了附近新建小区的入住速度,污水溢出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排查污染源,针对发现的问题,向区财政申请了80万元的专项整治资金,更换了相关排污泵及配套设备,溢流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改。”到场的住建部门代表王股长向听证员们解释。

“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这条河,我太熟悉了。城里的高楼还没有建到这里时,这里还只是一条小溪,

我的美丽乡愁

对一座城市的记忆,始于最初的深刻印象。万州,离我家最近的一座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踏入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因此,无论岁月游多远,无论时光如何嬗变,于她,我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万州地处重庆市东北部的三峡库区腹地,因“万川毕汇”而得名,自东汉建县,已有1800多年建城史。1997年重庆市直辖之前,万州叫万县市。

初中毕业那年,我13岁,除了附近乡场外,还从未进过城。村里的同伴,都以到过万县而自豪。从进城回来的同伴口中得知,万县比十几个乡场还大,要什么有什么,许多东西是乡下不曾见过的。强烈的好奇心,令我心驰神往。

在那个清贫艰难的年代,父母对我进城的愿望是极不支持的,他们倒不是担心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也不是担心我走进城里大街小巷迷失了方向,而是口袋捉襟见肘,根本拿不出我往来的车费。面对这样的窘境,同伴给我出主意:到村民家收购鸡蛋拿到城里卖,从中赚取差价做车费,绰绰有余。那时农村一个鸡蛋七八分钱,拿到城里能卖一角一二分钱。改革开放之前,这种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政策不允许。改革开放后,这种行为叫“搞活流通”,得到政府支持和鼓励。彼时,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极少,有人脑筋活络,看准这一门路,把鸡蛋从乡下买来运到城里贩卖,村民叫这些人“鸡蛋贩子”。

我也要当一回“鸡蛋贩子”。找到一位长辈赊借本钱后,我背着背篋,头顶骄阳,走村串户吆喝:“有鸡蛋卖不?”村民闻讯,忙把积存的鸡蛋用篮子提出来交易。经过两三天的奔波,收购了400多个鸡蛋。我喜滋滋用背篋背到场上,搭乘公交车去万县市。

公路是泥土碎石路,公交车一路颠簸,一路停靠,30多公里路程行驶两个小时才到达南岸陈家坝轮渡码头。在等待渡过程中,我第一次见到书本上尊称为母亲河的长江,惊喜之情难以言表。放眼望去,只见江水滔滔涌来,又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气势如虹,蔚为壮观;江边不远处,不时有巨大漩涡经过,令人毛骨悚然;岸边,江水卷起波涛哗啦啦作响,有节奏更有气势,像鞭子似地用力抽打着堤岸。此刻,日思夜念的万县市就在对岸,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及早目睹她的芳容。

当轮渡缓缓靠上北岸后,公交车沿着一排排条石铺就的公路摇晃上行。透过车窗,映入我眼帘的是高高的

石堡坎,以及石堡坎上低矮的瓦房和石缝中斜刺长出的葛黄树;生活污水从下水道毫不遮掩地直下,夜市长江;小商贩来来往往,吆喝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公交车终点站在岔街,到达后,乘客纷纷下车,各奔东西。

第一次进城,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我左顾右盼,满目欣喜,感觉一切都那么新鲜、好奇。单就美食来说,小笼包、粉蒸扣碗、杂酱面、抄手、蹄花汤散发出的香气,直捣五脏六腑,叫人馋涎欲滴。堆码在巷子的竹器产品,如竹席、竹椅、竹凳、竹沙发、竹书架林林总总,美观精致,应接不暇。街边店面一浪高过一浪传出的立体声,流行音乐,振聋发聩。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无暇眷顾欣赏,赶快把鸡蛋卖了要紧。

我在马路边放下背篋,掀开上面的薄膜,将白花朵的土鸡蛋从谷糠下拣出来,不等吆喝叫卖,市民看见鸡蛋新鲜、个大、色泽好,价格又比“鸡蛋贩子”便宜,一下围了过来,纷纷抢着购买。不一会儿,鸡蛋售完!除去本钱,我净赚了12元!



建于1930年的万州西山钟楼 方本良摄影作品

接下来,我开始在万县市自由闲逛。沿着胜利路走到大桥,立刻被大桥的气势磅礴、宏伟壮观吸引,从大桥上踱过去,然后又从对面踱回来,中途不时站立在护栏边探头往下望,只见芭溪河浊浪翻滚,水流湍急,从桥面到河面深不可测,心里直发怵。桥前人在这样的河面上建起一座大桥,且经历风雨沧桑几十年不改当初模样,其聪明智慧让人称奇。

坐落在二马路的百货公司高大气派,早闻其名。深入其中,灯光辉煌,绚丽夺目;头顶电扇运转,凉风习习;柜台内商品繁多,目不暇接;每一层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指如削葱

根,口如含朱丹”的女售货员,打扮新潮,裙裾飘飘,但有些目空一切,对乡下人爱理不理,那个时候的城乡差别从她们服务的态度里可见一斑。

沿大梯子拾级而上,便是和平广场,那里别有一番景象。当年和平广场是泥土地面,平整如砥,广场上除了一对母子放飞和平鸽的雕像之外,未植一棵树木,一株花卉,显得空旷、宽阔,不时有卖气球的商贩来回走动叫卖。靠近广场边,有三四家出租自行车的商家,两角钱一小时,骑行的人很多。有学骑车的年轻人,尽管小心翼翼但经常摔跤,有的竟撕破裤管,尴尬一笑后接着再骑;多数是熟练的

“草原马”马师傅

冯吉日嘎拉

我认为马师傅的情况符合支持起诉的受案条件,于是决定按程序规定受理此案。首先,到二连浩特市那家商务会馆了解基本情况,并提取了负责人郑某的询问笔录。郑某虽然承认马师傅承包工程一事,但称工程尚未完工,且施工过程中砸坏了一个空调,一套儿童乐园游戏设备,扣除上述损失自己只欠马师傅1.9万元。经过研判,我们认为核实工程是否完工、财物是否砸坏成为本案的焦点。但马师傅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些回了老家,有些出国务工了,且部分工人已失去联系,在二连浩特市生活的更是没几个人。经多方打听,我们和几位工人取得联系。遗憾的是,他们也说不清楚工程状况和财物受损情况。

案件陷入僵局,我决定到马师傅老家了解情况。2023年11月6日中午,我和科室同事老辛一起从二连浩特出发。当时正值深秋,寒风刺骨,路上有结冰,车子开得并不快。当晚我们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次日早晨出发,一路奔波,终于在下午3时赶到马师傅所在的马庄子村。马师傅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骑着一辆电动车在村口等着我们,看上去比之前苍老了许多,脸部明显有水肿。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乡村道路行驶,七拐八拐到了马师傅家。只见后院布满了凌乱的枯草与柴火,前院养着二十几只鹅,菜园里的玉米秸秆也没有割掉,一阵风吹过,沙沙作响。

走进房子,屋内物件陈旧,摆放凌乱,且十分冷清。我和老辛在里屋给马师傅做了一份询问笔录,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马师傅告诉我们,2005年他和妻子离婚,女儿跟了妻子,儿子跟马师傅。前几年,儿子成家立业,正准备抱孙子时,儿子却发生车祸走了。女儿在天津生活,平时很少联系。如今,马

师傅一人独自生活,现在病情非常严重,每周去唐山透析两次,一次自己负担200多元,因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很困难。等做完笔录,天已经黑了。我们正准备离开时,马师傅邀请我们到他堂弟家吃饭。我们谢绝了邀请,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马庄子村。路上,我和老辛沉默良久,车里光线很暗。

我们办理了很多支持起诉案件,大多数申请人已记不清了,但印象深刻的人中肯定有马师傅。他的昵称为“草原马”的微信,我们还保留着。

我们后来又与郑某进行了几次沟通,他也表达了积极的态度。就在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见到了马师傅——他依然硬朗结实,跟我诉说着他的过往,就像我们当初见面时那样。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是马师傅,而是他弟弟——马师傅病情突然恶化,不能接电话了。援助律师赶紧寄去材料办理委托代理手续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剧,已经昏迷了。因马师傅陷入昏迷,我们也联系不上在蒙古国务工的工人,未能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援助律师也不能代为诉讼,案件彻底陷入僵局。2024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师傅的弟弟给我打电话,说马师傅走了。

第二天,我告诉老辛,马师傅走了。老辛没有说话,从卷柜里拿出马师傅送来的锦旗看了好久。人生苦短,生命脆弱,马师傅没能坚持到我们支持起诉的那一天。

我们办理了内蒙古国务工的工人,未能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援助律师也不能代为诉讼,案件彻底陷入僵局。2024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师傅的弟弟给我打电话,说马师傅走了。

我们办理了内蒙古国务工的工人,未能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援助律师也不能代为诉讼,案件彻底陷入僵局。2024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马师傅的弟弟给我打电话,说马师傅走了。

非虚构作品展

记忆中的马师傅,是一位来自内蒙古二连浩特务工的河北老人。那是2022年5月,我装修房屋硬化地面时认识了它。虽然他已年过花甲,身体却依然硬朗结实,看不出有什么疾病。闲聊中得知,马师傅是河北唐山人,在呼伦贝尔长大,常年领着几名工人一起承揽瓦工活儿养家糊口,靠着一身好活计行四方。

本以为只是一次偶遇,没想到2023年9月22日,突然有一个微信昵称为“草原马”的人申请添加我微信为好友,我接受申请才发现这是马师傅。他在微信中问我:“2022年3月,我领着十来个人承包了二连浩特市某商务会馆拆墙、砌墙工程,竣工至今会馆拒不支付人工工资6.9万元。我想申请支持起诉,你们二连浩特市检察院能管这个事吗?”马师傅还告诉我,他已身患尿毒症,正在老家养病。“我得糖尿病多年了,常年在外务工不注意身体,这不一下恶化了。”马师傅说。

唉,真是世事难料、人生无常!经过几次电话、微信沟通了解,